

人世间

五凤草

惟耕

一

久旱了的小山村,在清明节前夕,迎来了一场春雨。山野中的花草树木像喝足了奶水的孩子,依偎在大崮山的怀抱里,伸展着手脚,嘤嘤吃语。

天空放晴,娘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天气好了,该给去世的祖先上坟了。娘催促我和父亲上路。

姥爷的坟墓离村不远,在一个被村里人惯称为西北岭的小山坡上。父亲提着纸钱,我扛着铁锹,挎着装满供品的篮子,紧跟在父亲身后。踩着湿润的泥土,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和父亲各怀心事,一路无言。

姥爷在我的脑海中,一直以来只是作为一个词汇存在。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姥爷,包括他的照片或是画像之类。我曾猜想他骑着战马,纵横驰骋,奋勇杀敌的样子。小时候,我也曾指着影视剧里那些军人让娘辨认:“娘,姥爷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

娘总是摇头。问得多了,娘有时只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谁知道呢?”那一刻,娘的眼睛里常噙着泪花。因为在娘的脑海里,也没有一丝一毫关于姥爷的记忆。姥爷牺牲时,她才一岁多。

听娘说,她小时候曾听姥姥说过,姥爷很魁梧,在部队路过家乡的时候,他曾挎着枪、骑着马回过家。在娘的眼里,“人高马大”是唯一一个可以还原姥爷生前形象的词汇。

二

西北岭是泰沂山脉一座微小的、只有当地人知道的小丘陵。它背倚大崮山,向东可仰望挂在东山腰那个古老而美丽的小村庄。西沟,是山脚下的一处洼地,一年四季流水不断。茶园、葡萄园、菜园,养活了小山村几十户人家、百十口人。

每年春雨过后,岭坡上、山路边,生性泼辣的五凤草与各种植被一样,适时发芽、长叶、开花。一枝枝、一簇簇、一片片,倔强得像一股风,把大崮山前这片山水点缀得如诗如画。西沟里的葡萄藤上,也会鼓起一串串绿豆大小的新苞。

葡萄园内,一位衣衫褴褛的人,在认真地锄着地里的杂草。他姓公,人们都称他老公。老公一边干着农活,一边装作若无其事地看着四周。地堰上一团嫩黄的五凤草,多次从他的视线中闪过,此刻,他根本无心欣赏这迷人的风景。

那是在1938年的一天,日寇侵华的铁蹄肆意踏上了莒县这片祥和宁静的土地。县城沦陷后,机智勇敢的老公在上级组织的安排下,扮成乞丐,到莒北、莒东一带进行地下抗日活动。

白天,老公就在葡萄园或菜园里给别人打零工,夜晚以看护葡萄园为名,在葡萄园的茅草棚里秘密组织抗日活动。他的妻子则带着三个儿女,四处要饭为生。

一天,在去县城执行秘密任务时,遭遇日本鬼子的盘查。可能是他骨子里的那种军人气质,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在搜身未得到任何证据后,敌人竟放出两条狼狗向他扑去……老公始终咬紧牙关,既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又没有泄露半点儿对敌人有价值的信息。后来生命垂危的老公被人救回,从此受伤痛、水肿、痢疾等折磨的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山里的老中医穷其一生的技艺,也难以延续他的生命。妻子采来山岭上的

五凤草,熬成汤汁,给他一勺勺喂下,捣成碎末,搽在伤口上,希望能出现奇迹。但是,任凭她采遍了满坡的五凤草,丈夫的生命还是被无情地夺走了。

在村里人的帮助下,以一卷竹箔裹了他的尸体,简单地埋葬在了他战斗过的地方。

西北岭的草木丛中,从此多了一座不起眼的没有墓碑的坟茔。

三

老公,就是我的姥爷。

姥爷牺牲的时间大约是1941年,我是根据我娘对姥爷、姥姥的只言片语中推算出来的。我娘说,姥爷属鸡,姥姥属蛇,姥爷比姥姥大八岁。姥爷去世那年我大舅八岁,我大姨五岁,我娘一岁半。那年,姥爷也不过三十岁出头。

为了保护组织和家人的安全,姥姥按照姥爷的遗愿,趁着夜色,悄悄地把姥爷秘密藏在西沟菜园里的军装、军功章和证件挖出来,一把火全烧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姥爷的这些遗物,一旦被敌人发现,后果可想而知。至于姥爷的死因,也被姥姥和村里的知情人说成是被狼狗吓死的。

对于姥爷的死,我还是用了“牺牲”这个词语。牺牲就是为坚持信仰而死,是神圣而光荣的。虽然我不知道姥爷生前还有过哪些壮举,但在我的心目中,姥爷的一生是庄严神圣和绚烂辉煌的。

此后,姥姥领着三个儿女,踏上了以讨饭为生的艰难历程。

为了让孩子活下来,姥姥强忍悲痛把大女儿送给条件稍好的人家收养。其实在那一刻,姥姥说,她一度打算带着儿女回到老家,但又放心不下忠骨埋于异乡的丈夫,遂决定让稍微懂事的大女儿留在那里。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女儿也能为他的坟上添一锹新土,为他逝去的英魂烧一些纸钱。

遗憾的是,直到姥姥去世,她的大女儿——我大姨,也没有理解母亲当时的良苦用心。

听娘说,姥爷牺牲后,在姥姥带着孩子讨饭的日子里,曾有几位穿着军装的人来寻找过姥爷。他们听说姥爷去世的消息后,又苦于一时无法找到姥姥,就在姥爷的坟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悄悄地离开了。关于这些,也是在娘嫁给我父亲后,听村里老人说的。

自此,关于姥爷的身世和故事,永远地尘封在西北岭上那一堆稍稍隆起的黄土里,悄无声息。

姥姥带着一对儿女,辗转回到她的老家。后来,姥姥改嫁到了莒县招贤镇东河圈村,还担任过村委会主任。在新组成的家庭里,生下我二舅、三舅和四舅。

上世纪50年代末,在姥爷牺牲近二十年后,我大舅领着刚刚成年的妹妹,跋山涉水来到我姥爷的坟前。望着父亲孤零零的坟茔,他思忖片刻,轻声对妹妹说:“你留在这里吧。”

没有更多的语言,只有山风吹过,温暖而轻柔;只有河水流过,清凉而晶莹。一棵棵初开的五凤草,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清新迷人的光芒,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在媒人的撮合下,妹妹嫁人了,她就是

四

在我离开家乡之前,每年清明节,我

都会跟随父亲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逐一去祭拜我的祖先。

记忆中,排在第一位的永远都是姥爷。时隔三十多年,又逢清明节,我回到故乡,父亲带我先祭拜的还是姥爷。父亲说,从1959年2月同我娘结婚,六十多年了,这个顺序雷打不动,一直未变。

姥爷的坟茔已不再是那个小小的土堆,比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丰盈了许多。我挑一些稍细些的泥土,薄薄地撒在姥爷的坟上。父亲已经摆好了供品,然后倒满一盅白酒,两手端着举过头顶。

父亲恭敬地将酒洒在坟前,再倒上一盅,说道:“父亲,前些日子严明两口子带着儿女来看您,现在俩孩子学习都很好,您放心吧。”

严明是我大舅的儿子。大舅年轻时闯过东北,在东北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有了严明。大舅后来投奔同母异父在陕西当兵的弟弟,多年前在陕西病逝。

“您也看到了,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只要我还活着,年年都会来看您!”

祭拜完,父亲起身,扭过头来对我说道:“前几年,我从集上买了五棵片松(老家对柏树的叫法)栽在你姥爷坟前。可惜啊,地太薄了,天气又旱,只活了这一棵。”父亲指着东南角那棵茂盛的柏树说,“有这一棵就很好,从远处看就像给你姥爷竖起的墓碑。”

“当年啊,这片岭上到处都是五凤草,一到清明节就开花,像猫儿眼,又像一片片黄菊花。后来这里被开垦成了口粮地,栽过苹果树,五凤草就一年比一年少了。”父亲像是在跟我说,又像是喃喃自语。

五

五凤草,学名泽漆,大戟科大戟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于山沟、荒野和山坡,喜温暖湿润气候,耐贫瘠。《本草纲目》中记载,五凤草“止疮疾,消痰退热”。味辛、苦,性凉,有逐水消肿、散结、杀虫的功能,用于治疗水肿、肝硬化腹水和细菌性痢疾等。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大崮山脚下的岭坡上、山路边、姥爷的坟前,到处都是自然生长的五凤草,在春日里开花,在夏天里结籽。所以,春夏时节,它时常被山里人采回家,晒干,挂在草屋的房梁或山墙上,以备不时之需。

因其新鲜茎叶不能生食,我们小孩子不懂,担心我们接触其汁液伤害皮肤,娘总会吓唬我们:“隔远点儿,那是猫儿眼,小心咬着你们!”以至于好多年,我都对它敬而远之。

听了父亲的话,我的目光不自觉地向下四下里张望,真的发现了一株五凤草,在柏树不远处狭窄的石缝里,向着阳光顽强地伸出茎叶,悄然绽放。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忽然忆起小时候在荧屏前问娘的那些问题。电影、电视里那无数英勇无畏的战士,那些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者,何尝不是姥爷的形象呢?

转过身,在父亲刚刚跪过的地方,我默默地跪下身来。此刻,那株随风摇曳的五凤草,更像是一束花,一束盛开在春天里的生命之花、幸福之花!

我的姥爷,真名公丕春,山东省沂水县马站乡北杏山村人。

诗歌港

清明

冯宝新

从唐诗宋词中走来
走进一幅恬淡的山水画
蒙太奇般挂于眼帘
牵着湿润如酥的细雨
沿着牧童手指的方向
清明的色彩
在我心底的画布次第展开
崔护的人面桃花带雨挂上枝头
二月的春风裁出村姑一弯愁眉
一条曲曲弯弯的小河
流淌不尽的思念
一缕缕炊烟
让游子魂牵梦绕
清明的雨是多情的
像花针斜织一地的愁思
淋湿一头芦花
它追赶着归乡人的脚步
打湿了我的心房
淋湿了我的思念

玉兰花(二首)

(一)

林海

憋了一冬天的羞涩
鼓足勇气见了天地
刚一露面
就引来无数仰慕的眼神
贪婪的目光也射向你
欲将你插进花瓶
独享你的美艳
鸟儿也跑来窃窃私语
炫耀远处的世界很精彩
舞台很绚烂
非要让你陪它远行
你的精神与身体从未被背叛
始终依附在树上
因为你知道
你的命是树给的
你的妩媚也是树给的
即便风吹来
强行把你的梦折断
你依然守望在树的脚下

(二)

徐修强

纯洁生出的美
我找不出
可以比拟的句子
只能以蓝天作背景
想象,天使
从一朵云里走来

在一株玉兰花前
我只能想象爱情
春风吻着笑靥
甜蜜从花蕊中穿过
声声鸟啼
都是爱的表白

即使落花,也是化蝶
在古老的传说里
我做了爱情的俘虏